



大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30 December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委员会

第 21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萨利纳斯·布尔戈斯先生 (智利)

目录

议程项目 81：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有关记录的印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之日
后一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DC2-750, 2 United Nations Plaza)。

更正将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在届会结束后印发。

11-56665 (C)



请回收 A recycling symbol consisting of three chasing arrows forming a triangle.

上午 10 时 10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81: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续) (A/66/10 和 Add. 1)¹

1. **Pellet 先生** (条约保留问题特别报告员), 在回答本项目早先讨论期间提出的意见时说, 从其高度的技术性和复杂性来看, 国际法委员会在不到 17 年的时间内完成条约保留专题的工作并拟定《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今天的结果是一项伟大成就, 主要归功于委员会成员为审查构成《实践指南》的指南和评注而作出的努力, 并应特别归功于条约保留工作组主席卓有成效的领导。《实践指南》全文约计 800 页, 将于 12 月份印发, 以便配合 2012 年委员会的讨论。委员会应利用这一适当时机, 就构成《实践指南》的指南文本发表的实质性评论作出回应。《实践指南》由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通过, 并在委员会报告 (A/66/10 和 Add. 1) 第 75 段中复录。

2. 评注与指南的关系密不可分, 可以从印发的评注中看出, 部分实质性评注不够准确, 其中包括以下一些论点: 指南 1.1.3 (涉及条约领土适用范围的保留) 背离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9 条的精神; 指南 2.3.1 (接受过时提出保留) 没有得到现行实践的确证; 指南 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对保留的有效性作出了积极的假设。《实践指南》旨在以完整和连贯的方式提出目前各国和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看法。与少数代表团的意见相反, 如果仅仅重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 至 23 条的内容, 《实践指南》就无法达到自身的目的。因此, 委员会寻求在探讨《公约》体现的做法、理论和逻辑的基础上作出全面回应。委员会希望, 《实践指南》通过提出一种高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次序, 澄清并有助于今后的条约保留实践。

3. 委员会 2011 年通过了两项建议, 第一项得到普遍接受。这项建议载于作为《实践指南》附件的关于保留对话的结论, 指出大会应该吁请各国、国际组织

和监督机构以务实和透明的方式启动并开展保留对话。把结论作为大会有待为此通过的决议的附件, 将是一个有益的做法。对于第二项建议, 即委员会报告第 73 段所载对条约保留方面的协助机制, 各方的反应较为冷淡。一些代表团完全反对建立保留协助机制的主张, 一些代表团则表示认可, 但认为应加以进一步发展。2012 年可对这项建议进行更为全面的讨论, 但在任何情况下拟议机制都不具有强制性。拟议机制也无意复制欧洲联盟或欧洲委员会框架内已存在的类似机制。正因为这些框架存在差异, 才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过时提出保留或反对保留都不是拥有充足法律资源的富国的专属保留地, 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缺乏解决与保留有关技术问题的手段。拟议的机制意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 并为更加深入的讨论确定范围提出了建议。

4. 谈到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及其与第六委员会的关系, 他表示他在国际法委员会任职已有 22 年, 因此可以坦率地指出, 如果不改变现状, 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反复强调作为必要条件的真正对话就无法进行。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参加第六委员会法律顾问会议遭到冷遇, 互动式对话变成了简单的意见表述, 正在审议的报告也不例外。残酷的真相是, 第六委员会对委员会不感兴趣, 因为国际法委员会 1948 年成立以来就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根本变革, 是被精心保护的历史遗产。第六委员会经常对国际法委员会就专题提出的建议发表批评意见, 有些批评是合理的, 但是各国应该就此提出积极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对接受第六委员会的这种建议 (不包括具体指南) 持完全开放的态度, 但是多年来第六委员会并没有提出过这种建议。

5. 经常听到的另一种抱怨是, 国际法委员会目前仅仅制定“软”法律。如果这种意见成立, 那么委员会几乎是在懈怠职责。显然, 是否应把委员会拟定的条款草案转变为硬法律也需要各国和大会加以确定。如报告所述, 委员会对其工作方法, 包括按照工作方法工作组合理建议进行的改革仍在继续。第六委员会不妨仿效本委员会的做法, 设立自己的工作组。

¹ 待印发。

6. 关于对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品质提出的批评，这种批评应该针对提名成员候选人的会员国和负责将其选入委员会的大会。他强调委员会成员必须具有独立性，并引用了 2011 年 9 月国际法学会通过的关于国际法官职位的决议中的一段：“遴选法官应首先考虑法官的资格，并对其政治权威进行充分评估。应特别指出，法官遴选不应成为事先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使选举中的表决完全附属于其他选举中的表决。”

7. **Gaja 先生**（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部分代表团对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态度较为温和，但他的观点不是为了对批评意见表示不满，批评意见有助于过去的改进，毫无疑问也有助于今后的改进。他完全认可得到各方赞许的初步性一般评注，这些评注解释了条款草案的目的和一般性质，是提出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综合法律框架的首次尝试。正如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兼联合国法律顾问指出，这一法律领域现在和将来都将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产生重大影响。

8. 由于缺乏其他文本，从一开始条款草案就注意采用当代实践，包括国际法院和国家法院的裁决。委员会始终考虑到了现有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因此一些条款草案仅载有一般性规则，除此之外（或在无一般性规则的情况下）始终确认，可采用特别规则，特别是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方面。但是，从未试图明确过这些特别规则，也没有发现对各种国际组织适用的特别规则。仅在第 64 条的评注中载有一个特别规则的可能例子，即欧洲联盟成员国执行欧盟约束性行动的行为归属于欧盟。事实上，国际组织在其如此重视的条款草案评注中提出的特别规则的例子非常之少。

9. 另一个经常提出的意见是，对于多数国际组织部分条款草案关系不大或者毫不相干。这方面的例子有自卫、反措施、国际组织通过对其成员的决定和授权规避国际义务等，这些例子连同其他内容都已列入，以应对某些组织在特殊情况下最终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果不予列入，那么除过失行为以外的各种情况可能

对多数国际组织关系不大，但也不能加以援引。但在列入之后，虽然并不相干，但也不会对国际组织产生影响。

10. 委员会在条款草案工作中，努力收集和分析现有各种做法的例子，并审议了第六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口头和书面意见。今年，委员会还审议了对一读通过的有关条款草案提出的各项评论意见，包括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会员国在大会相关决议规定的最后期限前后以书面方式提出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会员国没有更好地利用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以进一步改进条款草案的机会。委员会还审查了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的评论意见，并与联合国法律顾问和专门机构的法律顾问举行了会议。综合各种评论意见进行的修改包括，对第 8 条草案述及的逾越权限进行了修订，因此现在的条文改为“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若以官方身份并在该组织总体职能范围内行事”，其行为应视为该组织的行为。有一项提议未被接受，它坚持采用不应国际组织适用充分赔偿的原则，因为这将造成国际组织“风险过大”。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这将不合理地把国际组织置于一种比国家更有利的地位。

11. 不论这种交流是否有用，也不论某些国际组织意愿如何，条款草案文本是不容谈判的。但是，谈判的时机也许最终将会到来，如果大会有可能就在条款草案的基础上通过一项决议作出决定，但是这种决定只能在今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问题解决之后通过。而目前的正确方向是，大会应通过一项决议，注意到这些条款草案，并在决议附件中加以复录。

12. **Kamto 先生**（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介绍了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六、第八和第九章（A/66/10 和 Add. 1）。他说，2011 年委员会完成了“武装冲突对条约影响”专题（第六章）条款草案的二读。在条款草案及其评注通过后，委员会决定按照章程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注意到这些条款草案，在决议附件中复录条款草案，并在稍后阶段考虑在条款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一项公约。

13. 关于这个专题，他重点阐述了二读中对 2008 年一读通过的文本所作出的实质性修改。一读文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范围和定义”，包括第 1 和第 2 条草案。对第 1 条草案规定的条款草案适用范围作出的唯一实质性修改，是加入了“国家间条约关系”，其依据是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一个类似提法。新加的措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读时确定的涵盖国家之间条约的条款草案的范围，似乎排除了国际组织等国际法其他主体同为缔约方的多边条约。在条约定义中增加了新的内容，以进一步作出澄清。并且，委员会认为条款草案范围内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仅仅指其性质和范围可能影响到条约的武装冲突；如不这样认为，暗指所有这种冲突都有可能影响条约，就有可能破坏条约关系的稳定。但是，委员会选择不在第 1 条草案中加入这种措词，因为第 2 条草案武装冲突定义中的“长时间”一词表达了这层意思。

14. 第 2 条草案中的“条约”定义已经修改，以确认国际组织作为缔约方参加的国家之间的条约在条款草案规定的范围之内。但是，修改的主要方面在于武装冲突的定义。根据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和各方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这项定义的一读文本已经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法庭）在《塔迪奇》案件裁决中采用的定义的修改文本所取代。具体而言，定义没有复制裁决中提及在有组织武装团体与一国之间动用武装部队的最后条款，因为条款草案不涉及这种情况。

15. 条款草案第二部分“原则”分为两章，第一章述及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的施行，第二章载有与条约施行有关的其他规定。第一章包括第 3 至第 7 条草案，是这套条款草案施行的核心。第 3 条草案明确了条款草案的基本方向，即武装冲突事实上并不终止或中止条约的施行。因此，条约施行是否具有连续性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第 4 至第 7 条草案寻求为这种明确提出指导。在二读中，委员会决定调整这些条款草案的次序，以便确立一个优先次序。因此，首先对条约本身进行了审查。第 4 条草案规定，如果条约对

武装冲突期间条约施行的连续性载有明确规定，就应采用这种规定。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则将根据第 5 条草案采用解释条约的国际既定规则，以便确定武装冲突期间条约的命运。如在采用这两条草案之后仍无法肯定，则将转而考虑条约的外部因素，第 6 条草案提出了一些可能用于以某种方式加以确定的关联因素。最后，第 7 条草案为读者进一步提供协助，提及了附件中的条约指示性清单，其主题事项说明在武装冲突期间条约应整体或部分地继续实施。

16. 关于第 3 条草案的实质内容，委员会决定不采用肯定式的格式来确立对连续性的假设，因为采用这种方法就需要试图设想出这种假设不适用的情况，即条约何时并在何种情况下终止实施的情况。为平衡起见，委员会的意见是，这种做法可能不利于条约关系的稳定，因此维持一读确定的方向。一读时作为第 7 条草案提出的第 4 条草案，调整到了现在的位置，以对条款草案进行重组，并确定上文提及的优先次序。

17. 第 5 条草案产生于以下这场讨论：是否应在第 4 条草案一读文本中提及意向标准，并交叉提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和第 32 条。这项公约在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中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将一个主观因素与该项规定中较为客观的标准相联系；第二，提及当事方意向作为武装冲突影响的可能性是否现实。委员会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明确是在条约中找到答案，即通过对条约的解释，还是考虑条约的外部因数。委员会决定把前者作为新的第 5 条草案，把后者作为第 6 条草案。关于条约内的办法，当事方的意向是否能够作为充分依据仍待确定。为了包涵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产生的各种意见，委员会决定以更加开放的方式提及“关于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

18. 因此，第 4 条草案修改后产生的第 6 条草案，现在的重点仅仅在于试图确定是否受到武装冲突影响时应该加以考虑的条约的外部因数。换言之，该条草案目前完全分清了以下两个方面：(a) 项中规定的与

条约有关的外部因素；以及(b)项中规定的与武装冲突性质有关的因素。加入后者是为了提高门槛，以限制国家申明终止或中止条约施行、或在其参与此类冲突的基础上行使退出条约权利的可能性。第三方国家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程度越大，条约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19. 第7条草案是一读通过的第5条草案的修改版。委员会决定重拟第7条草案，以进一步阐述第6条草案(a)项所列主题事项的要素，作为确定发生武装冲突时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生效可能性时加以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它一方面要解释委员会拟定条款草案附件中条约清单的依据，其主题事项说明在武装冲突期间条约整体或部分继续施行；另一方面要在条款草案中明确提及附件。附件基本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文本，并进行了合并补充。与商业仲裁有关的条约类别已经删除，原因是列入附件没有得到相关实践的一致支持。条约清单具有指示性。条约排名不分先后，也不反映条约的等级结构。并且，不应因其他条约没有列入清单而作出任何相反的解释，因为这些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的施行将继续取决于第4和第6条草案的适用。

20. 第二部分第二章题为“与条约施行有关的其他规定”，载有第8至第13条草案。有关武装冲突期间条约结束问题的第8条草案，基本按照一读文本(第6条草案)通过。第9条草案要求就在武装冲突期间条约终止或退出或条约中止施行提出通知。对第3款作了较大改动，现在的文本表示应在“合理时间内”表示反对提出通知。在一读通过的原第8条草案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款内容。新的第4款规定，如按照第3款提出反对，有关国家应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列手段和平解决争端。新的第5款寻求保留各国解决争端的权利和义务，但条件是武装冲突期间这种权利和义务仍然适用。第10至第12条草案保留了一读通过的相应规定的文本，但对文字进行了提炼。有关武装冲突之后条约关系恢复生效或施行的第13条草案，合并了一读通过的第18条草案和一

读通过的第12条草案，前者现为第1款，后者现为第2款。

21. 最后，题为“其他规定”的第三部分载有第14至第18条草案，基本都保留了一读通过的文本，只是在文字上进行了提炼。应该指出，委员会没有接受这样的提议，即扩大第15条草案的范围，使之超越入侵行为进而包括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诉诸武力的行为。并且，重新安排了第16条草案的位置，使之位于目前的第15条草案之后，以便在条款草案末尾与其他保留条款一起排列。此外，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作出的决定的说法已经删除，理由是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其他规定作出的决定也可能具有相关性。考虑到第4条草案，现有的第18条草案已经排除了当事方的商定。

22. 在全面介绍条款草案之后，他提请注意委员会报告的第98和第99段。这两个段落赞扬在特别报告员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有力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圆满完成。两个段落同时对特别报告员伊恩·布朗利先生表示赞扬。

23. 他在谈到委员会报告第八章(驱逐外国人)时表示，委员会面前有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的第二份增编(A/CN.4/625/Add.2)和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A/CN.4/642)，以及迄今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和意见(A/CN.4/604和A/CN.4/628和Add.1)。第六次报告的第二份增编载有将就这一专题提出的条款草案的最新文本，完成了对驱逐程序的审议，并审议了驱逐对将被驱逐的外国人的财产权的法律后果以及驱逐国的责任。第七次报告主要阐述了有关这一专题的最新发展，从国内情况到国际法院对“Ahmadou Sadio Diallo”案件判决的相关部分。第八章并按新的结构对条款草案进行了概述。

24. 委员会的报告第229至263段概述了有关这一专题的辩论中涉及的一般问题，包括关于国家实践的拟议条款草案的潜在影响；条款草案在何种程度上可视为国际法的编纂或逐渐发展；适当考虑当代实践的重

要性；应在何种程度上考虑从欧洲联盟法律等特殊制度衍生的做法和先例；改善有关国家、包括应被驱逐外国人的国籍国之间的合作的必要性。还讨论了最后产品的可能形式。

25. 执行驱逐决定是条款草案 D1(向目的地国遣返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主题，对此，一些人欢迎鼓励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自愿离境的做法，只要为此采取的措施不会导致外国人承受不当压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表明自愿离境仅是一种选择，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惯例要求驱逐国承担鼓励外国人自愿遵守驱逐决定的义务。对于该决定的执行，还有人提议，至少在没有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方面真实依据的情况下，应考虑拘留外国人这种设想。

26. 对于条款草案 E1(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国)，讨论集中在下列问题：给予国籍国的优先度；外国人选择目的地国；除被驱逐者的国籍国以外，住在国、护照签发国和登船或登机国是否具有任何接纳被驱逐者入境的义务。

27. 一些成员支持条款草案 F1(在过境国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人权)的修订版本，该版本规定，适用于驱逐国的保护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人权的规则，比照适用于过境国。其他成员认为应澄清这一条款；特别是，有人注意到，仅要求过境国遵守本国义务，而不必遵守仅对驱逐国有约束力的义务。

28. 对于保护外国人的财产，一些成员支持条款草案 G1，该草案一方面涉及禁止以没收财产为目的驱逐外国人，另一方面涉及财产的保护、自由处置和妥善归还。但是，有人认为，由于很难客观地评估驱逐国的真正意图，所以也许不应包括这一禁令。讨论的其他问题包括：就保护财产而言，区分在驱逐国领土内合法或非法居住的外国人的可能性；第 2 款中规定的归还外国人的财产的义务与任何国家在特定情况下没收外国人财产的权利之间的关系；财产系非法取得的特殊情况。

29. 人们热烈讨论在被非法驱逐的情况下返回驱逐国的权利(条款草案 H1)是现行法还是拟议法问题，以及行使该权利的条件及其可能的影响。一些成员认为，条款草案 H1 是一个逐渐发展的提案，在这方面达成了平衡，但另一些成员认为其案文过于宽泛。特别是，有人提出，应将承认返回权的范围限制在因实质性理由导致宣布驱逐决定无效的情况，甚至只有当驱逐的情况与国际法的实质性规则相悖时才可承认返回的权利。有人表示支持如下原则：在被非法驱逐的情况下，只有合法居住在驱逐国领土内的外国人可享有返回的权利。

30. 条款草案 I1(国家在非法驱逐情况下的责任)得到了广泛支持。一些成员敦促谨慎对待“生活计划”被扰乱导致的特别损害的概念。这一概念得到美洲人权法院承认，特别报告员提出将在评注中处理该概念。

31. 一些成员支持条款草案 J1(外交保护)，但另外一些成员认为，在条款草案 I1 的评注中提及外交保护已经足够。一些成员建议在一条条款草案或评注中说明有关保护人权的条约为被驱逐的外国人提供的个人投诉机制。

32. 委员会报告(A/66/10)脚注 540 抄录的经修订的第 8 条草案涉及与引渡相关的驱逐，委员会对于纳入此类条款及其可能被引申意见不一。

33. 对驱逐决定提出申诉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讨论。一些成员赞成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条款草案 C1 规定的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已经足够，特别是考虑到各国法律和惯例的显著差异，没有必要就此制订一项专门的条款草案。另一些成员认为，只要国际习惯法承认这一权利，就应当制订专门的条款草案。对于作为逐步发展的一部分制订一项条款草案、规定对一项驱逐决定提出申诉的暂缓效力，成员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一些成员指出，对驱逐决定缺乏暂缓效力的申诉可能无效，另外一些成员则认为，具有暂缓效力的申诉会削弱行使驱逐权的效力，而且承认暂缓

效力可能因程序性延误导致某些法律方面不确定性的不利后果。

34. 辩论结束时，委员会决定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以下条款草案：第六次报告第二份增编所载条款草案 D1、E1、G1、H1、I1 和 J1；同样载于第二份增编但在会议期间经特别报告员修订的条款草案 F1；以及特别报告员在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介绍的修订版本中的第 8 条草案。委员会还决定向起草委员会提交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所载经过调整的条款草案摘要。

35. 因此，起草委员会驱逐外国人条款草案的起草工作已经接近完成，有望提交委员会 2012 年一读通过。在此期间，委员会要求各国就具有争论性的对一项驱逐决定提出申诉的暂缓效力问题发表评论。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委员会报告第三章第 42 至 44 段。

36. 在介绍该报告第九章(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时，他说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第 6 至第 9 条草案(A/CN.4/L.776)及其评注，起草委员会 2010 年已暂时通过这些条款草案及评注，但由于时间有限，委员会仅表示注意到它们。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该专题的第四次报告(A/CN.4/643 和 Corr.1)，其中载有第 10 至第 12 条草案提议。并随后拟订了第 10 和 11 条草案及其评注的暂定版本。起草委员会未能在分配时间内完成第 12 条草案的工作。因此，委员会预计将于 2012 年结束其对该条款草案的审议。

37. 第 6 条草案回顾了发生灾害时适用的主要人道主义原则，特别是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这几个原则是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根本原则，在包括大会决议在内的一些文书和案文中占据重要地位。人道主义原则是国际法保护人员的基石，中立原则是指救灾行动的非政治性质。公正原则是指应对措施的性质，即应满足受灾人员的基本需求。该原则包含三方面内容：不歧视、灾情与紧急程度之间的相称性，以及公正性本身，即有义务不根据需求以外的标准而对个人作实质性区分。不歧视原则反映了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不可对人加以不利的区别。委员会决定，鉴于不歧视对本议题的重要性，应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则。

38. 第 7 条草案涉及人的尊严概念，这是作为所有人权基础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条与第 6 条草案所述人道原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的问题上，人的尊严是一个指导原则，对任何提供救助的行动及应对灾害方面的法律的不断发 展都是如此。

39. 第 8 条草案确认灾民有权得到对其权利的尊重。该条草案暗含之意是，存在保护这种权利的相应义务。条款草案中所载规定泛指人权义务的存在，并非要指定、增加或限定这些义务。提及“人权”之处，国际人权法律规定的实质权利和限制两者都包括在内，例如克减权的可能性。

40. 第 9 条草案针对的是受灾国的作用。第 1 款体现了受灾国遵照国际法保护人员和提供救济的义务。第 2 款确认受灾国对其境内灾害的救济应发挥主要作用。整个第 9 条草案的前提是主权及不干涉原则，这两个原则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并得到了众多国际文书的承认。

41. 第 10 条草案涉及灾难超过国家应对能力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受灾国家有责任从其他国家、联合国、其他主管的政府间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寻求援助。委员会认为，在灾难超过受灾国应对能力的情形下，这种合作是适当和需要的。

42. 第 11 条草案涉及受灾国对提供外部援助的同意。这条草案整体上为受灾国在救灾行动领域创建了一个合格的同意制度。第 1 款反映了国际救灾援助的实施需要受灾国同意的核心原则。第 2 款规定，不得任意拒绝对外部援助的同意，而草案第 3 款正式责成受灾国在可能时告知其就已知援助提议作出的决定。

43. 如前所述，委员会未能结束对特别报告员关于第 12 条草案的提议的审议，该草案涉及国家、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提供援助的权利。

44. 最后，他提请注意委员会报告第三章，特别是第 43 和 44 段，其中委员会重申欢迎提供关于此专题国家实践的任何资料，包括国内立法实例。委员会尤其欢迎提供关于在救灾或灾害应对方面遇到的具体法

律和体制问题的资料和意见。此外，关于委员会对于各国义务在救灾事项上与受灾国合作的观点，请求各国政府评论这种合作义务是否包括在受灾国提出请求时各国须提供援助的义务。

45. **Gussetti 先生** (欧洲联盟观察员) 并代表候选国克罗地亚、冰岛、黑山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发言。他指出，正如欧盟代表团过去指出，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 (A/CN.4/625 及 Add.1 和 2) 在强调欧洲联盟法律和判例作为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的典范的潜在作用时，未能充分考虑欧洲联盟法院判例法中适用于欧洲公民和非欧洲公民的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的根本区别。报告也没有注意到，按照欧洲联盟法律，在驱逐事项中适用于欧洲联盟公民的标准不能自动套用到“外国人”。此外，它趋向于把重点放在相对过时了的欧洲联盟文件上，包括已经废除或被取代了的立法上。欧盟代表团响应提出具体资料的请求的信函载于 2009 年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 (A/64/10)，其中详细解释了有关这一专题的欧洲联盟法律与判例，并附有有关法律以及重新接纳协议的副本，显然这些都没有分发给委员会，也未得到特别报告员的审议。

46. 目前与这个专题最相关的欧盟立法是关于成员国遣返非法居留第三国国民的共同标准和程序的 2008/115/EC 号指令，也称遣返指令，其中就遣返、驱逐、拘留和重新入境制订了清晰、透明和公平的共同规则，并充分考虑到了尊重有关人员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指令建立了欧洲遣返政策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法律框架，并保证所有遣返均将以人道并有尊严的方式进行。指令的要点包括：要求在作出有关遣返或驱逐非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的决定时遵循公平透明程序；成员国义务遣返此类国民或授予他们法律身份，以避免法律上的未定状态；通过建立一般准予在一定期限内自愿离境的基本规则，倡导自愿离境原则；确保等待遣返的第三国国民享有一整套最低基本权利，包括获得基本保健和儿童教育；限制遣返人员时强制手段的使用，确保这种措施不至于过度或不成比例；规

定一个在整个欧洲联盟有效的入境禁令，建立有关国民遣返措施效应的欧洲层面；限制使用拘留作为驱逐的手段，将其与相称原则联系起来并确立被拘留者最低保障措施。

47. 指令还构成了第一个规定非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具体权利普通目录的欧洲联盟法律文书，特别是使这些人员享有了不推回权，以往按照欧洲联盟法律仅有寻求庇护者拥有这一权利。

48. 欧盟代表团同意委员会的看法，即由于前文已着重指出的那些根本区别等问题，应慎重对待从欧洲联盟法律等特殊制度衍生的做法和先例。但是，不久将有 30 多个欧洲联盟国家中确立与建立非欧洲联盟国民待遇标准的遣返指令对应的法律标准。因此，在一些可适用于驱逐欧洲联盟国民的保证条件是国家惯例的情况下，或许它们对于制订国际法也具有意义。

49. 至于有关这一专题的新判例法，2011 年 4 月 28 日欧洲联盟法院在一起针对第三国国民 El Dridi 先生的颇具意味、影响深远的犯罪案件中，作出了重要判决 (case C-61/11 PPU)。此人在意大利被判处一年监禁，罪名是违反针对他的驱逐令无合理理由地非法在意大利境内居留。法院考查了遣返指令有关规定并注意到该指令要求在遣返程序的各个阶段中均遵循相称性并适当尊重基本权利，并裁定，受到该指令制约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不得在其法律中作出如下规定：仅以一名非法居留的第三国国民无合理理由违反令其在一定期限内离开该国领土的命令而在其境内滞留为由，必须判决该人入狱服刑。

50. 关于对驱逐决定提出的申诉是否具有暂缓效力的问题，根据遣返指令第 13 条第 1 和第 2 款，第三国国民可获得对有关遣返决定进行上诉或要求复核此类决定的有效补救措施，而且申诉机关有权复核有关遣返的决定，包括暂缓执行这些决定的可能性。

51. 简言之，有关第三国国民的欧洲联盟立法和欧洲联盟法院判例法无可置疑地与该专题有关联，并构成

了现行区域国家惯例的一部分，这种国家惯例对欧洲联盟成员国和联合国内大量其他欧洲会员国均有约束力。因此，在斟酌权威性条款草案和评注时，应适当将其考虑在内。

52. 关于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专题，他说，委员会迄今所开展的起草条款草案工作时机特别极其适宜，因为自然灾害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当今世界存在许多相互关联的国际挑战，存在有关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的各种问题，并且必须填补国际保护制度目前存在的空白。欧洲联盟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占有重要份额，并且在向人为和自然灾害受害人提供紧急救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欧盟代表团强烈支持继续加强国际人道主义系统。欧盟代表团并坚信，委员会有关这一专题的工作将推动倡导尊重并加强有关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的目标。

53. 欧洲联盟通过两个主要手段，即人道主义援助和公民保护，来确保快速有效地向面临灾害的直接后果者提供救济。在第一种情况下，欧洲联盟的能力及其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分别由《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4 条第 4 款以及第 214 条第 1 和 2 款管辖。后一种活动则由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 1996 年 6 月 20 日欧盟理事会第 1257/96 号条例管辖，该条例对欧洲联盟所有 27 个成员国全部具有约束力。具体成果是为约 200 个伙伴提供经费，包括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其他国际组织与欧洲联盟成员国的一些专门机构。总体人道主义援助政策体现于《欧洲人道主义援助共识》，该文书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提供了一个指导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向第三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共同愿景。

54. 对于公民保护，欧洲联盟鼓励并促进参加平民保护共同体机制和平民保护财政工具的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其中不仅包括欧洲联盟全部成员，还包括克罗地亚、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在接到有关国家政府的请求后，根据成员国所提供资源由欧盟内部向受灾第三国提供援助。

55. 关于委员会最近报告 (A/66/10) 中所讨论的人员保护专题，欧盟代表团欢迎澄清有关灾区准入的具体法律框架的努力、将管辖救灾的基本原则纳入有关这一专题的条款草案，以及暂时承认受灾国的多种义务。欧盟代表团支持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第 9 条草案，其中涉及受灾国在其领土上确保保护人员和提供抗灾救济和援助的责任，指出《欧洲人道主义援助共识》明文承认类似责任，欧盟法律中也提及此类责任，特别是在设立民事保护金融工具的欧洲联盟理事会决定中。

56. 欧盟代表团赞同第 10 和 11 条草案阐述的前提，即受灾国承担保护灾民的主要责任。在这方面，欧盟代表团希望提请委员会注意前述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欧盟理事会第 1257/96 号条例的序言，其中指出：“[……]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自然灾害、战争和战斗爆发或其他类似特殊情况的受害人，在其本国权力当局无法提供有效救济时，有权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57. 最后，关于一个更为技术性的事宜，鉴于自身及其伙伴组织的工作，欧盟代表团欢迎委员会承认国际组织和其他人道主义行为体在临时通过的第 5、7 和 10 条草案和第 12 条草案(已提交起草委员会)所述灾害事件中保护人员方面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条款草案中提及联合国、其他主管政府间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引起关于这些条款是否也包括欧洲联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疑问。为消除关于这一问题的疑问，他建议，应在条款草案中明文提及区域一体化组织，或在评注中明确这些组织也包括在内。

58. **Kaukoranta 女士**(芬兰)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发言，她说，北欧国家支持委员会在其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的建议中所采取的一般方法。这些条款草案也应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对有关国家条约关系的影响，其范围应足够广泛，以涵盖条约缔约国中只有一国是武装冲突当事方的情形。因此，第 1 条草案的表述在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欢迎。第 2 条 b 项中所列的

武装冲突的定义也同样令人满意，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界定的意义，同时又考虑到条款草案的具体情况。第 6 条草案的加入同样值得欢迎，它澄清了对条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迹象进行调查的一系列因素。至于第 7 条草案所述的条约指示性清单，将其列入条款草案的评注中本来会是较好的解决方案。北欧国家一贯支持假定条约继续施行的原则，不过，鉴于需要考虑到武装冲突期间的基本条约原则，一项继续施行的条约的某些规定不一定要按原样施行。或宜拟订一项条款草案，其中列入含义大致如此的原则说明。

59. 委员会力图查明国际法有关驱逐外国人专题的一般规则，对这一努力的用处持怀疑态度的，不止北欧国家。既然大量详尽的区域规则已经到位，委员会应该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在议程中其他更重要的专题上。

60.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通过启动、组织、协调和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在本国领土内保护人员和提供抗灾救济是受灾国的首要责任。虽然受灾国最有能力评估在这方面的需要，但其责任不应具有排他性。因此，特别报告员在第 10 条草案的国家主权和寻求协助的义务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努力值得欢迎，第 11 条草案关于受灾国不得任意拒绝同意外部援助的义务的基本规定也值得欢迎。对于有关第 12 条草案(表示援助意向的权利)的持续努力，北欧国家承认并赞赏国际社会在发生超过国家应对能力的灾害时保护人员的意愿，但这应被视为对受灾国保护其境内人员的首要责任的补充。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表示援助意向是团结的体现。

61. **Defensor Santiago 女士**(菲律宾)说，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这一专题的出发点和参考框架始终应该是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防止冲突、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铭记本国和集体在维持与更大的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关系的条约义务上重要而持续的责任。此外，在保障措施充分到位的情况下，解决那些对条约影响的问题符合各国的利益。因此，菲律宾

代表团欢迎该主题第 3 条草案所阐述的一般原则以及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第 4、5、6 条草案所体现的清晰性和启发性。

62. 第 7 条草案所指的条约指示性清单涵盖了诸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环境进行国际保护、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等领域，但决不意味着这些领域的重要性顺序，而是正确地反映了由于有关原则的价值及其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不应该被终止的义务。连同第 10 条草案(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一起，第 7 条草案进一步加强了国家义务的稳定性，并强调了在武装冲突情况下法治的重要性。

63. 关于其他条款草案，“武装冲突”一词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按照第 2 条草案的界定，它允许列入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长时间”一词诚然提出了门槛要求，条款草案的这一方面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审查和澄清。

64. **Koh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美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二读通过的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继续保持了在武装冲突期间条约义务的合理连续性，同时又考虑到某些特殊的军事需要，并通过列明在武装冲突时确定一个条约是否仍应有效的有关因素，为各国提供了切实的指南。然而，鉴于其含义众说纷纭，为“武装冲突”一词下定义可能使人困惑不解，适得其反。草案第 2 条(b)项中所列的武装冲突的定义应该明确指出，“武装冲突”是指《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2 条和第 3 条所涵盖的那组冲突。《塔迪奇》表述是一个有用的参照点，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而这两个共同条款几乎得到了各国的普遍接受。此外，第 15 条草案(禁止侵略国受益)不能被解释为，没有达到侵略的非法使用武力必定会为这一规定所豁免。

65. 关于委员会提出的大会应考虑在稍后阶段在条款草案的基础上拟订公约的建议，美国代表团认为条款草案最好作为各国确定具体的武装冲突对其条约关系影响的指南。此外，基于其对草案第 2 条(b)项和第 15 条的观点，美国代表团不支持拟订这样一项

公约。大会应该只注意条款草案，并鼓励各国结合具体情况采用。

66. 经过修订的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涉及复杂的问题，因此值得认真审查。承认保护人员的重要性与避免对国家实施入境管制和执行移民法的主权产生不适当的限制之间如何平衡，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该重点关注已经得到了广泛批准的全球人权公约案文中所体现的公认法律原则，而不是精心制定出在驱逐背景下特定的新权利，或从并非所有国家都参与的区域判例中引进概念。美国代表团特别关切的是，条款草案的许多规定中纳入了不驱回义务，而且这种义务的扩张远远超出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情形，其中一个例子是条款草案 E1(被驱逐的外国人的目的地国)第 2 段的规定，超出了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所享有的不驱回保护。

67. 条款草案的范围不应该包括引渡；引渡是为特定的执法目的移交外国人或国民，与驱逐不属于同一类别。条款草案中提出的许多建议，包括变相驱逐和以驱逐变相引渡的新条款草案，不符合已形成的国家惯例以及双边和多边引渡条约规定的国家义务。

68.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多次提到已被驱逐者的权利。一般而言，按照国际人权条约所采取的框架，条款草案应适用于在一国领土内受到一国管辖权的个人。如果在对待被驱逐前的人员方面的义务不进行限制，将使各国在驱逐发生后出现为第三方行为负责这种无法解决的情形。

69.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条款草案，美国代表团赞扬特别报告员肯定了人道、中立、公正和不歧视原则在协调与执行救灾行动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鼓励他继续考虑这些原则影响和决定救灾行动各种可能的途径。美国代表团还赞同第 5 条和第 9 条草案包括了受灾国负有在境内保护人员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首要责任这一原则。关于第 12 条草案，鉴于

围绕提供援助的“权利”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可能很大，委员会在完成其工作时，不妨避免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表述，以促成一项对国际社会最实用的产品的问世。

70. Yee 先生(新加坡)说，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成为条约法一个艰深领域中有关国家实践和学术著作有益的集成。新加坡代表团大力支持第 3 条草案，该条草案阐明了法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一般原则，同时也确认不能仅仅因为武装冲突的存在而忽略条约的权利和义务。

71. 相比之下，第 5、6、7 条草案所体现的分析方法则有些问题。评注中说明，第 5 条草案的列入是为了作明确的说明，但第 5 条草案与第 6、7 条草案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得到更好的表述。不但如此，第 6 条草案(a)项的评注承认，根据第 5 条草案展开的探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并随后表示，“如果与缔约方的数量等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条约的宗旨和目的[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视角”。新加坡代表团对此说法不敢苟同；第 6 条和第 7 条草案所阐述的规则应被视为第 5 条草案所指的条约解释正常规则的适用，而不应被视为部分或完全不依第 5 条草案运作的规则。

72. 至于第 7 条草案中提到的条约的指示性清单，在确定条约的继续施行时，将分析的重点更加明确地放在具体条约规定的性质上，而不是条约的类别上，会更加合适。后一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包括了不一定属于第 7 条草案之意的条约。因此，新加坡代表团对此方法的正确性仍不确定，宁愿采取条约规定特定类型的指示性清单而不是条约类别的指示性清单。

73. 鉴于其对这一专题的评论，新加坡代表团不支持委员会建议大会在稍后阶段考虑在条款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一项公约。

74.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专题，新加坡代表团将努力对委员会报告第 40 至 42 段中所提出的三个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做出书面答复。

75. 谈到“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他说，新加坡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样，怀疑第 12 条草案将向受灾国表示援助意向视为一种权利的正确性。将重点放在受灾国必须考虑其他国家、联合国、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援助意向这一责任上，更加合适。此外，在法律地位上是否应该给予所有这些实体相同的待遇，并不明确。

76. 关于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44 段中提出的问题，即合作的义务是否包括在受灾国提出请求时各国应提供援助的义务，他提请注意东南亚国家联盟 2005 年通过的《关于灾害管理和紧急反应的协定》。根据第 4 条(c)项，协定缔约方只应对受灾缔约方的援助请求迅速做出回应，这意味着他们事实上没有在接到请求时提供援助的义务。

77. 最后，他说，新加坡代表团大力支持将“国际投资法律中的公正和公平待遇标准”这一专题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他不同意关于该专题是一个过于专业、不宜由委员会来承担的法律领域的观点。首先，国际投资法在性质上并不见得比委员会已经承担的国际公法许多领域中的工作更加专业。其次，指引委员会优先事项的，应该是委员会的工作在政府和国际社会整体活动方面的实用价值和获得的信息，而不是某一项具体的努力是否涉及国际法的专门领域。

78. 不能忽视关于公平和公正标准的工作的实用价值和影响。投资者和投资的跨国界流动是一个巨大并不断增长的现象，对出口国和接收国来说，都是高度优先事项。资本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动，与更为传统的资本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动一样显著。对这些投资进行规范的规则，包括“公正和公平待遇”标准，对许多国际公法律师来说可能并不熟悉。然而，无法逃避的现实是，无论是这一领域产生的判例数量，其对政府活动的影响，还是政府律师和私人从业者所产生的法律文件数量，都明显高于委员会现在或过去的议程上的许多其他议题。如果委员会的工作要保持在国际话语和公共政策上的现实意义，国际投资法就不能停留在国际公法

的边缘，而必须主流化，纳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中去。这不是一个国际私法的问题，因为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由国际公法而不是国内法管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投资仲裁规则的工作并不涉及实质性规范，从这一点上说它们不属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任务范围，实质性规范是国际公法的规范。

79. 这方面的大量判例产生于仲裁法庭对私人投资者向国家提出的诉讼主张所进行的裁决，这一事实强调了深入研究“公平和公正待遇”标准的必要性。这些法庭通常是临时性的，其中大多在国际公法方面的专长有限，但其关于国家措施是否违反“公正和公平的待遇”法律规定的裁决却往往影响极其深远，涉及数以亿计美元的诉讼主张。委员会对有关原则进行权威性的研究和表述，将使现有的判例大大受益，促进解释一致性，结果对投资者和政府来说，都提高了确定性。

80. 关于其他新专题，新加坡代表团赞成这一观点：委员会应优先考虑“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和“条约的临时适用”，这两个专题直接涉及国际公法的核心方面，即来源的理论。两个专题中能为这些重要问题提供实用性和权威性指导的精简最终产品，都将会受到欢迎。

81. **Sarkowicz 先生** (波兰) 说，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最近一稿中，一些重要内容存在进一步改进的余地。这一专题的方法根植于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73 条中，该条款将三个领域从《公约》中排除出去，同时加强《公约》在不受这些被排除的领域影响的所有其他领域中对条约主题事项的适用性。对于这一范围界定，遵守应不折不扣，解释应极为谨慎。《公约》第 73 条提到国家间发生敌对行为，但没有将任何国内性质的敌对行为排除在《公约》的范围之外；因此，《公约》必须适用于发生内部武装冲突时各国之间的条约关系。委员会应该更加彻底地研究当代各国的做法，以期提出反映这种

做法的解决方案，从而确保结果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82.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条款草案，波兰代表团赞同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A/CN.4/642)所载修改后的摘要。不过，他建议对条款草案第三章(将被驱逐的人员的基本权利)作进一步的修改，这一章实在太长。一个解决办法可能是将A节并入第一章(一般规则)。

83. 他对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这一专题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同时考虑到在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一专题十分紧迫。大会在认识这些灾害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方面所做的各种减灾努力说服了各个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法律在应对灾情中的作用，目的在于将发生灾害时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从一个应对性制度转变为一个预防性制度。备灾工作应该成为这种援助的整体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适当体现在国际法律和监管框架中。

84. 然而，像救灾法这样一个新兴概念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委员会在国际法不断发展领域中的工作。在这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大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协调的第46/182号决议。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拟议的条款草案案文所涉及的有关事件范围过窄。应该列明条款草案所适用的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情形，包括有关降低风险、防灾、备灾和减灾等灾前阶段的活动。

85. 至于拟议的第10、11、12条草案，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保护的责任，而这正是国际关系中发展最为蓬勃和最具创新性的概念之一。因此，必须进一步认真考虑扩充这一概念的恰当性。这一概念目前只适用于种族灭绝罪、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这四种具体罪案，但除非会员国另做决定，它却是一个重要的保留。自然灾害的威胁和造成损失的程度意味着，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另做决定，承担挑战，扩充这一概念，将自然灾害也包括进去。

86. 波兰代表团支持第12条草案阐明的总前提，表示提供援助不应被视为对受灾国内政的干涉，但须受到第9条草案规定的限制。然而，最好避免将这种表示限定为一项“权利”，一般作出这种表示只是国际合作的一部分。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仅仅表示团结就和表示提供援助一样重要。因此，该条文应该重写，将表示提供援助描述为一个积极义务。委员会也应该设法鼓励国际社会在合作和国际团结原则的基础上做出这种表示。

87. Bernardini 先生(意大利)说，二读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清晰度和可读性都得到了改进，评注也十分有益，加入了关于国家实践的广泛分析，尤其值得肯定。一个新的特点是包括了武装冲突的定义，这一定义密切反映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塔迪奇案》中所采用、如今已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国内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不取决于任何特定的规则，而发生在冲突造成了不可能履行条约或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如同国际武装冲突中条约关系涉及的缔约国不是冲突当事国的情形一样。最好是条款草案明确表示，在后一种情况下，冲突可能只是间接相关的。只有在冲突引起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载的条约中止或终止原因时，冲突才是相关的。

88. 关于条款草案所附的条约指示性清单，他说，条约的主题事项可能很复杂，可能包含某些意味着条约继续施行的规定以及有关条约继续施行的假定不适用的其他规定。应该指出，根据第11条草案确定条约规定的分离所适用的标准有点严格，这一条源自《维也纳公约》第44条，往往可能引起整个条约的中止或终止，包括根据主题事项本来有继续施行之意的规定。

89. 谈到“驱逐外国人”专题，他指出，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可能愿意接受被驱逐的外国人。不管怎样，考虑到驱逐往往由于难以确定外国人的国籍而受阻，设想可否让有关国家承担合作义务以期确定一个人的国籍，会是有用的。鉴于条款草案目前在制订的各个

阶段出现的变化，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提供已经临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的所有修订稿，能以一种更加清楚全面的形式为读者提供有益的指导。

90. 至于委员会报告第三章B节规定的有关根据国际法规定存在为外国人提供驱逐令补救措施的义务问题，《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7议定书》和(或)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对合法居住在其领土内的外国人已负有这一义务。因此，这些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诉诸普通国际法的余地，为其他外国人提供的补救措施可能是基于国家立法，而不是依照普通国际法的义务。

91. 关于委员会报告第44段中提出的有关发生灾害

时的人员保护问题，几乎没有必要主张在受灾国提出请求时，各国有合作的义务。此外，在发生灾害时各国普遍愿意提供援助，而规定合作的具体义务会很困难。委员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援助的方式。第10条草案阐述受灾国在遭受超过国家应对能力的灾害时寻求援助的责任，但如果鼓励受灾国在更早阶段、在适合对灾民进行迅速救济时即寻求援助，可能很有益。委员会还应当力求制订旨在改善国际援助组织的提议，增强其对于受灾国的可接受性。为此，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密切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下午1时05分散会。